

番外·厌食的蝴蝶 A Butterfly having Anorexia Nervosa

题记：

当人们陷入绝望的低谷时，“性”就会出来，看看自己能否有所作为。

性，权力抛弃了你，愤怒伤害了你，现在，你和无助在一起，谁也救不了谁。

——Satire 家庭治疗某舞台剧台词

与人心距离相比，星球渺小不值一提。

她的通天高塔¹在空中轰然倒塌，砖瓦崩落，她在废墟中陨灭，她在废墟中重生。

她拍打着双翼，渴盼着高塔再临。

Hurt/Comfort（伤害 / 慰藉）

（1）母亲下葬后的第三天，她从医院出逃，再度倒在过度换气症下。下意识播出的，是凯蒂的号码。

（2）一只手，温柔有力的手，掩住口鼻，带着些微薄荷香皂的清香，止住了呼吸。

Black and White 黑白

她的家和她的衣服同样只有黑白两色。

Shut Down 自我封闭

她把露西捡回家时，似乎是捡回了一具真人比例的精致玩偶。

Travel 旅行

伤心地不宜久留，反正我正好要休年假，我们一起去奥雷德自治州玩怎么样？

奥雷德自治州

身居内陆的奥雷德是个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的自治州，地形以山地为主，大多数的城镇都坐落在河谷中，四面被连绵起伏的山麓环绕，既无什么重要的矿产，也无什么出名的特产，甚至连可供顾客观光的古代遗迹都没有，历史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也没发生过任何战争，甚至幸福地躲过了几年前的大陆混战，导力化也是前些年才由利贝尔的商人逐渐引入，至今水平不高，除了中心城市外的城镇一入夜便四下漆黑，零星几家灯光点缀静悄悄的夜晚。

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安逸而懒散，平静而乏味。正像那传说中被世人遗忘的桃源乡。

Kongsberg 康斯堡

康斯堡小镇²地处奥雷德南部，与自治州的其他城镇没有什么不同，地无三尺平的山中

¹ 大阿卡纳塔罗牌 16 高塔：凯蒂和上代隐蝶的代号，基本牌意是“极具的改变”甚至是毁灭性的。通常是外在突如其来的改变，经常是当事人无法控制的，而且冲击可能深入内心，影响当事人的整个价值观与信仰，而失去安全感。据说还是塔罗牌中唯一一张几乎没有正面含义的牌。这张牌同时符合两代隐蝶，本文的凯蒂是逆高塔。

² 康斯堡：Kongsberg，挪威南部的一个小山城。

之镇，没走几步就要爬长长的上下坡，抬头望去，一座座低矮的米色砖房在蜿蜒曲折的坡道两旁静悄悄地矗立，嫩绿爬山虎占领了他们的屋顶，家家窗台门前都摆放着盛开的盆栽鲜花，这是当地的风俗。

Coffee 咖啡

康斯堡镇人的生活开始于一杯咖啡。

Waitress 女服务生

凯蒂在她面前转了个圈，短款女服务生制服，依旧是黑白两色，真白蝴蝶结飘带在身后上下呼扇呼扇地飞舞。

很可爱的样子。

Busy and business 忙碌与生意

为什么自称来度假的人比店主还忙？

Truth 真相

店主答应我只要我到他店里帮忙就免费让我们住咖啡店二层！

免费万岁！

Coldness and muffetee 寒冷与围巾

“阿嚏！”

内陆地区早晚温差大，露西默默摘下毛织围巾围在她脖子上。

Rule 规则

凯蒂看看脖子上绯红色的围巾，它还带着主人身体的暖意，脸上笑容隐去。

一样默默摘下围巾，还给她。

Waiter 男服务生

这样就不冷了！

她梳着马尾、吸溜着鼻子，一身男服务生制服，依旧精神头十足。

Turnover increased 营业额上升

这是店主送给你的，公主级冰激凌帕妃～

为什么？

凯蒂余光环顾店内，熙熙攘攘的顾客是清一色。

咳，很多原因。

Cooking 厨艺

我还以为这冰激凌是你做的。

哈哈，我不会做甜点的说。

为什么？你不是很擅长家常菜么？讨厌甜食？

不，很喜欢，只是原来没机会学。

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必要学了。

Seven years ago 七年前

凯蒂小姑娘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是七年前的大爆炸后。

Big Bang 大爆炸

没什么新闻的康斯堡镇人拿这事嚼了七年舌根。

“那天晚上不知道有什么在天上爆炸了，天上一个巨大火球，把方圆十里的窗户都震碎了。有那么一会儿天空就跟白昼似的，连最上空的云彩都被照亮了，真是可怕极了！还以为女神降下天罚了！”

“奇怪的是，明明看到有很多燃烧的碎片掉下来，却没有人发现。”

“在那之后过了大概一个月吧，凯蒂小姑娘一个人背着旅行包来的。”

Similarity 相似性

那个时候的她跟现在的露西很相似。

不，她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Sunday 周日

“休息日的权利神圣不可动摇。”康斯堡人如是说，于是周日咖啡店歇业。

呐，露西前辈，我们去导力影院吧？

AU (Alternate Universe, 平行宇宙剧情)

女人为所爱之人甘愿被分尸喂鱼，男人自我流放一生在海边捕鱼。

View 观点

“这片子内容倒是挺触目惊心的，不过作者根本不擅长虐人，我都能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黑发小姑娘说。

“可看着那么血腥恶心的画面，亏你还真吃得下去……”

而她情愿倾其所有来换那样一个结局。

哪怕并不是爱。

Advice 建议

“露西前辈想不想把 Yolanda 和 Quatre 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呢？”

“不想。”

她的故事，并不需要那么多观众。

Question 问句

“那为什么要出版呢？”

自相矛盾。

有时候很怕，外人对你的真心评头论足。

明明你们什么都没经历过。

It rained cats and dogs 倾盆大雨

山里天气无常，两只落汤鸡。

Bath 入浴

与美女一同入浴，蒸气中看对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低头看自己，一手老茧，身上淡淡疤痕一条一条，浅咖啡色的粗皮。
哈喇子快流下来了。

Reason 原因

“……你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帮我？”
“因为我是你的责编呀～”
“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你在我的作品中到底读到了什么？”
真相不可泄露，那么到底要说些什么好呢？

Resonance 共鸣

笑容安稳，语气怀念。
“也许您并不相信，但确实是这样——这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个人，让我甘愿为之蹈汤赴火在所不辞，只要能在那个人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为了那个人，我可以对抗正义真理。”
“我深知如果我是 Yolanda，也一定会翻山越岭去寻找 Quatre 先生。”
可是为什么，她们都失之交臂？

Lose 丧失

“于是你就放弃了？留在这里抱着后半生悔恨？”冷颜诘问。
浴池中她惨然一笑：“因为那个人已经承蒙女神召唤了啊。”

No colors 无色彩

原来是这样。
事实与环境严丝合缝地对证，年纪轻轻却总是一袭黑衣，连房间用具都不染半星彩色，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悼念。
从你离去，我的世界便丧失了色彩，你所不在的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已与黑白无异。

When 何时

“七年前，因为克洛斯贝尔战争的缘故……”

Mr. Quatre & Mr. Quatre

“他……与我或者与 Quatre 先生像么？”
她笑了，“不，至少跟你完全不像。脸也好，性格也好，都一点不像。如果 Quatre 先生如你书中所写的话，也完全不像。”
当然她不需要书作参考。

If 如果

凯蒂也无法知道，阴阳相隔与漫无止境的追寻，让她选择会选哪一个。
因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并非星球赤道四十万赛尔矩，也不是人间冥府的相距，而是人与人心的距离。

Gambling 赌注

那天，金发女人接到消息飞奔离去。

对面是男人得意洋洋的嘴脸：“你明知她一定会来见我，为什么还要打不会赢的赌呢？”

Next day 第二天

有人说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方法是去逛那里的集市。

康斯堡镇的集市确实热闹非凡，大部分工业制成品，如衣服、导力器、器皿都是从山外用卡车运进来的，价格不菲，当地人要卖了自家种出的新鲜蔬菜、水果才有钱买得起。

摊贩们满脸堆笑，还生怕吆喝声不够大：“新网上来的铁骨小鱼，便宜卖喽——”“来自卡尔瓦德的红萝卜，10 米拉一个——”一个个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摊位上圆滚滚的卷心菜上还沾着梯田里的新鲜泥土，成熟苹果堆成金字塔，一不小心就会咕噜咕噜滚下来，一把把清新香草散发着特殊的香气，肉贩子“砰砰”地在案板上剁着肉，面前吊着剖开的大块儿猪排，鲜红鲜红的。

凯蒂挽着她，一会儿蹦到左边的摊子上问问，一会儿又跳到另一个摊子砍起价。

“什么！？新鲜牛奶 70 个米拉一瓶！老板，不带您这么哄抬物价的！50 个，50 个怎么样？”

“呦呦，看在美女的份上，再便宜一点吧～”星星眼攻势。

难怪非要拉着她来。

Vitality 生机

“我喜欢做料理，所以也喜欢去集市。”

“挑选各色新鲜食材，看大家为了一米拉争得面红耳赤，还有奔波数千里来到这里的日用品和那些平日难得一见的珍奇货物，都令我感到世界的生机。”

That day 那一日

那一日临近，凯蒂觉得回忆像是永动搅拌机。

现实的每一个共同点都和回忆搅在了一起。

Black Hair 黑发

一进盥洗室就闻到一股怪异的化学药剂味。

“你在做什么？”

凯蒂双手戴着手套，肩上披着塑料布，头发湿湿答答往下滴水。

“染头发。”

“你原来不是黑发？”

“嗯。”

Record 纪录

“你只用了十分钟？”

露西错愕地看了看两层将近一百四十平米的房间，一尘不染。

这不算什么，古罗利亚斯号最上层甲板清洗记录，一个小时制霸，她成为执行者后这些年，至今仍无人能破。

她就是喜欢啊。

Memories 回忆(1)

当时凯蒂真没觉得自己是结社的成员。

“我不是执行者候补啦。”她将洗干净的蕾丝裙子放进歼灭天使的抽屉，笑呵呵地补充，

“我只是那位大人的跟班而已～”

噬身之蛇后勤部外援算结社成员吗？

Memories 回忆 (2)

“人类这种生物一旦掌握技术，便会贪得无厌地索取搜刮自己所能触及的一切。”

“正是因为这种肮脏的本性，围绕七至宝建立起来的七大塞姆里亚古文明才全部毁灭了。”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本性并没有任何进步，却又再度掌握了导力技术，一定会再度步向可悲的结局吧。”

“哈哈，所以『白面』你想要引导人类进化吗？不是我感兴趣的事呢♪ ～”

就在这时，她攥着围裙捋着袖子边嚷嚷边一头撞进去，语气十万火急：

“不得了啦——！！古罗利亚斯号的冷库坏掉了，这样下去到达目的地前我们都会饿死的！”

欢迎回到你们的肉体凡胎，超人们。

Memories 回忆(3)

第四柱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第三柱报以冷笑，『剑帝』也淡淡一笑，连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只有那个人没笑。

果然啊，凯蒂边笑边想。

呐，你可以不可以对我笑一笑？

Choose 选择

“……其实你从没放弃过那个人，即使在他死后，对不对？”

缄默片刻背后传来有些断续的声音：“我啊，遗忘与舍弃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我是懂的。只是……昨日还无比珍重的东西，今天就彻底地抛下，这样的世界与人类让我觉得非常悲哀……让幼年的自己一去不复返，我不忍心。”

“如果为此要背负一生份的孤独与寂寞，那也只好如此，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总要为此付出代价。”

Confession 自白

“此时此刻与您背靠背的人，过去试图扼杀某个灵魂以占据其躯体，但一败涂地，而那半死不活的幽灵如今居住在面目全非的躯体里，所以其实她谁也不是。”

“谁也不是。”

Smile 微笑

露西忽然间不明白，为什么凯蒂总是微笑？

温存的笑，开心的笑，爽朗的笑，顷刻间都变得无比空洞虚伪。

原来你不仅不快乐，也不希望快乐。

Spiritual（心灵）

可以的话，她也不想笑。

只是已经习惯了代替那个人去笑。

Life and Desire 生命与欲望

她诧异于凯蒂的生存状态。

在露西·赛兰德的人生观中，欲望是生命的柴薪。人活着必须要有欲望，不管是大小，是高洁是卑鄙，生命受欲望的驱动。

可凯蒂却是一团近乎丧失欲望的虚无。

Writing 书写

身心日益衰弱，她能感觉到自己在逐渐死去。

“露西前辈，教我怎么写小说好不好？”

“你也想出书？”

“那到不一定要啦……”

有那么一丁点，想让别人知道，还有她这么一个小姑娘，曾经活在这世上。

小姑娘曾努力对世界微笑，但是世界却不会对她微笑。

Cemetery 墓地

那一天，凯蒂向咖啡店老板请了假，独自一人上了山。

是忌日呢，可是没有墓地，扫墓的花又该放在哪儿呢？

七年前焦黑过火的土地七年后百花遍野。

大自然真健忘。

Last/First Mission 最终/最初任务

追上去，手被甩开。

“活下去，完成任务。”

于是她眼睁睁望着黑色德基昂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碎片，手指却飞快敲击键盘，将针对梅尔卡瓦系统的木马输入网络。

Report 报告

“执行者 XVI『隐蝶』返回，确认木马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植入，任务完成。”

她带着满脸泪痕向第四柱报告。

Remains collection 残骸回收

第六柱指令：

为防止技术外泄，不惜一切代价回收今日在奥雷德自治州康斯堡镇上空爆炸的德基昂残骸，就地销毁。

特别备注：执行者 XVI『隐蝶』可能会阻碍销毁，建议派她去执行其他任务。

Agony 痛苦

山脚下小镇的无忧无虑也刺痛了她。

如果心已死，那么身体要多长时间才能死去？

她可能等不到奥菲斯计划重启了，无论身心。

对不起。

Punishment 报应

咖啡店前，年轻人谈论 Yolanda 和 Quatre 先生的故事，露西没能抵挡住诱惑，侧耳倾听。

“好美不是吗？我也希望我男朋友也能不远万里去找我……”

“Yolanda 可是女孩子，太主动不好吧！”

“在我看来，Yolanda 永远也追不到 Quatre 先生的，她就是个十足的精神变态、无能废物、自恋狂。Quatre 先生就是看出这一点，才老躲着她的。可惜书里没写到 Yolanda 的父母，只怕也都是些没大脑的蠢货。”

回答那个人的是身后的一记摆拳。

“你懂什么——？！”

Explanation 解读

任谁也好，都只能用自己的经历来解读虚构现实。

而那解读背离本意，在所难免。

你写下文字，希望着有人能从中理解那不可描摹的本心，但千万人海中难求知己。

Drunk 醉

“黑方兑绿茶，你要喝么？”她对着夜归人摇晃八角形玻璃杯。

凯蒂面无表情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空虚的笑。

“好啊。”

Whose mistake 谁之过

“这样的人生没有一处是我想要的……至少不放弃的权利，让我保留在手里。”

“我顺从自己的心愿，去创造想要的生活，而为何横遭否定？”

“我许下改变的誓言，前进五步却又倒退更远。”

“被剥夺退路，随波逐流强制单选，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有些事凯蒂已命中注定，而她却还无望挣扎，沦陷在海，。

Answer 答案

她也无法回答，她也无能为力。

因为她们都是一样的。

Crime（背德）

“……请…帮帮我……”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你又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轻轻咬住耳垂，一路吻到额头，凯蒂右手解开自己睡裙系带，黑色真丝睡衣如水般轻灵从肩头滑落下去，委顿在地。

淡蓝月光下，她赤裸的躯体，展露在同性面前。

“……你不是他。”被抱在胸前的人喃喃低语。

“把我当做谁都没关系。”她笑着将对方按倒在床。

419（一夜情）

十指紧扣，热吻似雨点般降下，年轻光滑的肌肤摩挲着，相互暖和着身体，在出生的甬道里有着似若心跳的胎动，是初生的阵痛与新生的欣喜。

她们拥抱彼此，身体同脉搏一起跳跃。温暖黑暗是子宫母体，她们是同胞姐妹，分享着痛苦与欢愉的羊水，是此刻能感受的独一。

谁可以宽慰谁，谁可以陪伴谁。

Biological clock 生物钟

六点一到，凯蒂准时起床，穿衣洗漱，收拾打扫做早饭，一切如常。

Erotic（情色）

衣衫凌乱的金发洋娃娃乖乖坐在床边，任她摆布。

拿起一只脚放在膝盖上，帮忙套上羊毛长袜，手掌从趾尖、脚心到脚跟，从脚腕到小腿，从膝后到大腿，从大腿至大腿内侧，一寸一寸慢慢抚摸过。

Forget 遗忘

“如果你想要遗忘，那么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将记忆清空不留半点痕迹。”

Escape 逃离

露西·赛兰德那日不待早饭做好便离开了康斯堡镇，连句告别都没有留给凯蒂，慌张匆忙得仿佛一场逃离。

A Butterfly having Anorexia Nervosa 厌食的蝴蝶

凯蒂站在二楼，看着金发美人远去的背影，拨通了结社的内部通讯号码。

耳中传来冰冷的机械合成音：“内部通讯声纹认证。”

“NO.XVI『隐蝶』要求接通第四柱使徒『Crimson』。”

“声纹认证通过，正在接通中。”

凯蒂没等多久，通讯器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嗯，是我。这边事情已经全解决了，没有『Crimson』大人您的事了哦！您还是赶快想办法甩掉那几个难缠的骑士吧！”

“哈哈，加班费是当然的，总编大人，请照常按价位把钱打进账户。”

“落井下石？跟您所做的相比，我只是丢了块小石子而已。”

“那就这样。”

她扔下通讯器，返回卧室，漆黑床罩、白色枕头的双人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昨夜的缭乱刚刚已经收拾整齐，没留下半点证据。

就像那个人的存在一样。

我向床倒去，温软床铺忠实地接住身体，将头侧埋在抱枕之中，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卧室，照在闭合的眼皮上能感到肉红的明亮，麻布的粗软质感摩挲着脸部皮肤。

没用的，做什么都没有用。

你已经哪里都不存在，真名无人知晓，尸骨天地不存，相片未曾留下，墓碑莫能树立，连衣服上的“毒药”暗香都已逐渐散去。

除了在被喻为你半身的自己身上，我再也找不到你活过的痕迹。

然而纵使穿着你的衣服、打扮成你的模样、住在你的房间里、追随你加入结社、继承你的称号、替你完成未竟的愿望，我也还是无法成为你。

露西·赛兰德穷尽辞藻，Quatre 先生也成不了『Crimson』，我献祭余生，也模仿不了你那独一无二的灵魂。

如今我一无所求，只是一件事很想知道——

现在的我，可以得到你的原谅了么？

“妈妈……”

凯蒂合上双眼，沉沉睡去。

-Fin-